

太阳斜穿过空中 三首

小 炀(香港浸会大学)

捣衣

对面的房子,

在中夜亮起灯。

脚步声未停,

铁门已打开。

那双手守在门后,

像终点线的裁判。

他到阳台点烟,

身后锅铲碰撞。

辣椒的烟雾,

像月光浸染他形骨。

更冷更远的时节,

曾有类似的手,在水边捣衣。

饮食

周六的夜晚,

她和我去湘菜馆。

我们常穿街串巷,

去找新开的菜馆。

她总说,好胃口就这么几年。

隔壁桌的男人,

吃饭时盯着手机。

女人不动筷子,

偶尔抖动手中香烟。

她说我们迟早也这样。 我点头是出于惯性。 可她停下来直直看我, 仿佛我是烟雾的核。

辣椒令她红润, 而我的食欲暂停。 没上桌的正走进, 寡淡的剩余。

美术馆外

说起鱼,我想到那天下午。 我到得早,在池边坐着等你。 太阳斜穿过空中悬停的水滴, 穿过木栏的雕花,我凝神看向脚边。 彩色光点随风而动,久了看出云的意味。 仿佛时刻在变轻。脸上感到一滴沁人凉意。 似听到风铃,转头水面破碎,鱼尾将隐。 你站到我面前,停了几秒,问我刚刚做的什么梦。

崇山峻岭处的一只白鸟

朱莉静(浙江)

雄伟中的弱小,崇山峻岭处的一只白鸟,似一瓣云,一片雪,气质中藏着古词里的孤寂和自由。

在灯光点点的寂静城市夜空,它盗过熟睡人类的梦境,听过失眠人的抱怨, 人间无数吵吵闹闹的声响似剑般刺向天空,它也被流言和暗箭伤过。

难以攀岩的冰冷山峰上的那缕晨光,无法丈量的黑暗深渊里的漩涡,世界的 失序和重建,都映照过它纯净的眼眸。它飞过雨帘、重楼、历史及整个苍穹,从 伤口里吟出最悦耳的歌……

它是否从古老文明、图腾里飞出?姿态如起伏的乐章,携着原始的沧桑和神秘意象,续梦于这片山川河流。极美的白点,若隐若现,似沧海一鱼,荒原一草,是秘语、寓言、谜……深深的孤独,无言的美。

一阵紧急刹车,心中遽然有只白鸟呼之欲出。

它向人间洒下酸甜苦辣,又收集了爱恨情仇,天空的宽容扑向大地的慈悲, 生命不过千年一瞬,这独自前行的灵魂,在艺术和宗教里重生。

崇山峻岭处的那只白鸟,一身洁白,张开翅膀,唐宋或魏晋的人见过,我也见过。

嗖呼!一只白鸟飞过,似一阵风过,留下不朽的记号。

单行道